

JAMES
PATTERSON
MAXINE
PAETRO

[美] 詹姆斯·帕特森
马克辛·佩得罗 著
洪 和 译



七月四日

以美国独立日“7月4日”命名的这本悬疑
小说于出版当月即登上美国畅销书

小说类 **排行榜首位**

名列

《纽约时报》第一

《出版商周刊》第一

《今日美国》第一

《华尔街日报》第一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大悬念
[书坊]

七月四日

[美] 詹姆斯·帕特森
玛克辛·佩得罗 著

洪 和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七月四日/[美]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 玛克辛·佩得罗 (Maxine Paetro); 洪和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6

(大悬念书坊)

ISBN 7-5339-2305-7

I. 7… II. ①詹…②玛…③洪…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4396 号

4TH OF JULY by JAMES PATTERSON

Copyright: © 2005 by JAMES PATTER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NDA MICHAELS LTD.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11-2006-2 号

责任编辑 郑幼幼

封面设计 流 MAXIN

七月四日 [美] 詹姆斯·帕特森 玛克辛·佩得罗 著 洪 和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3000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5339—2305—7 定价: 26.00 元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警署的调查局高级警官、副警长理查德·康克林先生和俄亥俄州特朗贝尔县的验尸官汉弗莱·格马纽克医生，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教师兼知名法医病理学执业医生。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才华出众的刑事辩护律师米基·舍曼先生，是他给了我们很精明的忠告。

我们也要向林恩·科洛梅洛、埃利·舒特莱夫、琳达·盖伊纳普·杜威以及纪藤幸惠表示我们的谢意，他们又是跑腿又是上网，为我们提供了一流的调研支持。

第一部 没人会在乎

Chapter 1

事情发生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凌晨，将近四点光景。没等雅各比把车开到饭店门前慢慢停住，我的脑子早已高速地运转起来。这个洛伦佐饭店是一个按钟点计价出租客房的蹩脚邋遢的旅游饭店，位于旧金山市田德隆区的一个街区上。从外表看，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甚至连太阳都不会愿意光顾。

沿街的路缘石旁已经停着三辆黑白相间的警车，只见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康克林警官正拉起长长的隔离带对现场进行隔离。另一个名叫莱斯·阿鲁的警官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情况怎么样？”我向康克林和阿鲁询问道。

“是一个白人男子，队长。二十来岁，两眼突出，肯定不行了，”康克林这样回答我，“房号是 21 号，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受害人在浴缸里，与上次那个案子一模一样。”

雅各比与我一起向饭店里面走去，与此同时，一股强烈的恶臭扑面而来。在这里，没有什么旅馆门童，也没有电梯，客户服务也没有。上夜班的都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了，除了一个皮肤灰白的年轻妓女，这时她正把雅各比一把拉到边上。

“给我二十美元，”我听见她说，“我记下了汽车牌照。”

雅各比从一沓钞票中抽出一张十美元的给她，换得了一张薄薄的字条，转身走向饭店服务台的接待员，向他询问被害人的情况：

他的房里有人同住吗？有信用卡吗？有什么习惯吗？

我在楼梯井那里绕过了一个瘾君子，攀上了二楼。21号房的房门敞开着，一个新手警察正站在房门内的过道里警戒。

“晚上好，博克瑟队长。”

“都早上了，克雷斯蒂。”

“是，夫人。”他说着，在日志上登记了我的名字，接着转过手上的写字夹板，要我签名。

这是一间长宽都是十二英尺的客房，房间的里面比过道昏暗得多了。保险丝烧断了，极薄的窗帘垂在窗户前，在路灯的映照下，像幽灵似的。我设想着怎样才能解开谜团，试图判断出哪些可作证据、哪些不是证据，小心翼翼地生怕踩在了不该踩的地方。该死的，房间里东西太多，什么都有，就是光线不足。

我手里的手电筒光线照在了地板上一些用来装廉价强效纯可卡因的瓶子上，床垫上可以看到已经褪了色的血迹，到处都是一堆一堆散发着腥臭的垃圾和衣服。屋角有一个很简陋的小厨房，电灶上的铁板还有余热，吸毒的器具丢在水槽里。

浴室里的空气很浓浊，几乎稀雾一般。我的手电光线照在了一条接线板的电线上，从水槽边的插座那里，这条接线板延长电线蜿蜒而来，经过堵塞的抽水马桶，通到了浴缸里面。

当我的手电筒照在那个已经死去的男孩身上时，我的五脏六腑都开始翻腾起来。这是一个赤裸着全身的男孩，金发碧眼但骨瘦如柴，没有胸毛，在浴盆里半坐着，两眼突出，嘴上、鼻孔处全是白沫。电线的另一端连着一个样式老旧的可一次烘烤两片面包的烤面包机，透过浴缸里的水还能看见它一闪一闪的反光。

“臭狗屎，又来了！”我骂道。这时雅各比也走进了浴室。

“他倒真的成了吐司面包了。”雅各比说。

作为凶杀侦缉队的指挥官，我原本不需要再事必躬亲地参与具

体的侦缉工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根本做不到袖手旁观。

又一个年轻人被电死了，可这是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偶发的暴力事件的牺牲品呢，还是说，这是一件针对他个人的案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当电流贯通这个男孩的全身，同时也永远关闭了他的心脏的时候，他的身体是怎样地在痛苦中挣扎扭动。

此时，积滞在有裂缝的瓷砖地面上的水正悄悄地漫上我的两条裤腿。我抬起脚来用脚尖踢上了浴室门，心里早就料到在门的背后会看到些什么。门枢看样子从来没有上过油，发出了沉闷而且刺耳的长长的哀鸣声。

门背后用油漆喷着几个字。我望着这几个字出神，这是这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二次了：它们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

“没人会在乎。”

Chapter 2

看起来，这是一起特别让人毛骨悚然的自杀案件，只是有一点：附近找不到喷漆罐头。这时，我听见查利·克拉珀带着他的犯罪现场组的人马赶到，开始在外屋卸取法医专用设备。摄影师对着被害人例行拍照时，我往旁边让了让，然后，我一下就把接线板延长线的插头从墙上拔了下来。

查利换好了保险丝。“谢谢你了，耶稣啊。”他一面说着，一面日光灯的光亮已经泻满了这个残酷可恨的地方。

我在被害人的衣服堆里翻来覆去地搜寻着什么，关于死者的身份仍然是一无所知，正在这时，我最要好的朋友、旧金山市的首席验尸官克莱尔·沃什伯恩进门来到了跟前。

“事情有点棘手。”我们一起走进浴室时，我告诉她说。在我的生活中，克莱尔总是能给我以春风拂煦般的暖意，对我来说，她比我自己的妹妹还亲。“我一直有一种冲动。”

“想要做什么呢？”克莱尔柔声地问我。

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把胸中几乎要喷涌而出的满腔愤怒强行抑制住。这么些年里，对很多事情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对于谋杀青少年这样的事情，我永远无法忍受。

“我真想把手伸进浴盆里，把里面的塞子一把拔出。”

在明晃晃的灯光下，被害人比刚才看上去更加痛苦不堪。克莱

尔蹲伏在浴盆边上，以自己穿十六号尺码衣服的身材硬是挤进了一个才六号尺码大小的空间。

“这是肺水肿。”她指着死者鼻孔和嘴上的粉红色泡沫说道。她用手指沿嘴唇及眼睛周边隐约可见的青痕勾勒。“在他们合上电闸致他以死命之前，他还曾被狠揍过一顿。”

我指了指他的一侧脸颊上的一道纵向的深切痕。“那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要我猜吗？这应该就是烤面包机上的下压杆留下的。看来，他们在把这个‘一缕阳光’牌烤面包机扔进浴盆之前，曾经拿它在这个孩子的脸上来了一下子。”

男孩的一只手搭在浴盆的边缘上。克莱尔把它轻轻提起，然后翻过来。“还没有僵直。身体还有余温，绀青正在变白。从死去到现在还不足十二小时，也许连六小时都还不到。也看不到明显的注射毒品留下的针迹。”她的双手在男孩乱蓬蓬的头发上捋了捋，用带着手套的手指拎起了男孩有淤伤的上嘴唇。“他有一阵子没有看牙医了。可能是一个出逃者。”

“没错。”我说。接着，我一句话没说，足足有将近一分钟吧。

“在想什么呢，宝贝儿？”

“我在想，我手上又多了一桩像约翰·多伊那样的案子要处理。”

此时，涌上我心头的是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名叫约翰·多伊。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被人谋杀的，而当时的我在凶杀侦缉队里才刚刚起步。那是我工作以来遇到的最困难的案件之一，即使时间过去了十年，多伊的死依然在折磨着我。

“我把这个年轻人放到我的操作台上的时候，会有更多收获的。”克莱尔说这话的时候，雅各比从过道那边又一次向这里探过头来。

“那个提供情报的人说那张汽车牌照的局部号码是从一辆奔驰轿车上获取的，”他说，“轿车是黑色的。”

在那另一起触电谋杀事件中，也有这么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被人发现过。

我咧嘴笑了笑，心里涌起了一股希望。没错，我正在把它当做一件我个人的私事。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杀害了这些孩子的狗杂种，在他再次害人之前，我一定要把他投入监狱！

Chapter 3

自从经历了洛伦佐饭店的那场噩梦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犯罪实验室的同事依然在来自 21 号房的废墟堆一样的大量零碎物件中，查检着有用的证据，而那个情报提供者所说的三位数汽车牌照号码有一半是错的，要么根本就是胡乱猜测的结果。至于我呢，每天一大早醒来的时候，总是感到心烦意乱、闷闷不乐的，因为，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那天晚上，我驾车前往祖西店，去与姑娘们聚会。路上，死去的年轻人的样子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祖西店是一个邻里酒吧间，是一处比较阳光的娱乐场所，酒吧的墙上是一片富有热带鲜艳色彩的海绵着色画，店内供应辛辣却味美的加勒比风味的食物。

早先，吉尔、克莱尔、辛迪和我一起选中了这块宝地，作为我们的俱乐部会所，也作为我们逃避现实的清静去处。我们之间全是那种直白的小姐妹式的谈话，完全没有职位或者部门行业的隔膜，它曾让我们开心地逃避了连续几个星期以来压在心头的、烦冗不堪的臭狗屎官僚礼仪。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几个还曾经一起破案，使许多案子真相大白。

我看到克莱尔和辛迪已经坐在了位于后排的“我们专用的”火车座隔间里。克莱尔正为辛迪所说的一句话开心地笑着。这是常有的事儿，因为克莱尔是一个很爱笑的人，而辛迪除了身为《记事报》

一名一流的从事犯罪报道的调查型记者以外，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就要你们已经在吃的就行。”我说着，落座在了克莱尔的座椅旁。桌子上已经放着一大罐玛格丽塔鸡尾酒^①和四个酒杯，其中两个是空的。我往一个杯子里倒上酒，抬头看着朋友们，内心体验着那种近乎神奇的、与她们互相依属的亲近感觉，而这种亲近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起风雨同舟所结成的。

“看上去你需要输液嘛。”克莱尔开着玩笑。

“我也坚信我需要输液。快把输液设备搬上来吧。”我喝了一大口冰凉的酒，迅速抓过辛迪胳膊肘旁的报纸，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着，直到我看到了掩藏在“大都市”栏目第十七页上的这篇报道，就在报纸的折缝下方。征寻有关田德隆区谋杀案的线索。

“我想，我头脑里的报道要比这个大得多。”我说。

“死个街头游民什么的，上不了第一版的。”辛迪同情地回答道。

“这事有点怪，”我对姑娘们说，“事实上，我们占有的情报是太多了。七千个指纹。还有毛发、纤维组织、取自那条地毯的毫无用处的超级多的DNA，估计打从尼克松还是一个小屁孩开始，这地毯就没有吸过尘。”我慷慨激昂地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顺势把我的马尾辫上的橡皮圈摘了下来，甩了甩我的头发。“但另一方面，尽管有那么多的探子在田德隆区的街道出没，可我们所拥有的线索却只有妈的这么区区一条。”

“这太丢人了，林兹^②，”辛迪说，“是不是警长催着屁股要你破案，总拿这事来烦你啊？”

“那倒不。”我说着，用食指在报上那处轻描淡写地提到田德隆

① 由墨西哥龙舌兰茎酒、柠檬或柠檬果汁和橘味酒调成，喝时用冰冷的酒杯，酒杯的口缘往往蘸上一轮盐。

② Linds，是Lindsay（林赛·博克瑟）的昵称。

几起谋杀案的地方敲了敲，“就像那个杀人犯所说的那样，没人会在乎。”

“悠着点，善待自己，宝贝儿，”克莱尔说，“你会不能自拔的。你总是这样。”

“是啊，好啦，不说这些了。吉尔要是知道我这么没出息地抱怨，准得把我臭骂一顿。”

“她会说，‘没问题。’”辛迪说，声音听着有点异样，她用手指了指吉尔空着的位子。我们举起各自的酒杯，叮叮当地碰在了一起。

“为吉尔干杯。”我们齐声说。

我们把吉尔的酒杯倒满，并且在我们中间轮流传递着，以此缅怀这位顶天立地的地方检察官帮办、我们共同的莫逆之交吉尔·伯恩哈特。刚刚在几个月之前，吉尔被人谋杀了。我们十二分地怀念她，并且常常形之于言。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女服务生洛雷塔又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罐玛格丽塔鸡尾酒，以替换已经喝完的那一罐。

“你今天看上去很开心嘛。”我对辛迪说。辛迪一听，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起了她自己的事。原来她有了新男友。这人是一个曲棍球运动员，现在为圣何塞的鲨鱼队效力，而她对此显然很是扬扬自得。于是，克莱尔与我就紧追不舍地开始掏她的话。此时，雷盖乐队^①也刚好开始演奏，这样没一会儿工夫，我们三人就唱开了一首吉米·克利夫唱的歌曲，每人都拿一把勺子叮叮当地敲着各自的玻璃酒杯。

终于，在玛格丽塔酒乡里，正当我变得忽忽悠悠的时候，我的

^① 雷盖乐（Reggae Music）是源于牙买加的流行音乐，含有民间音乐、黑人布鲁斯音乐和摇滚乐的成分；吉米·克利夫（Jimmy Cliff）即为牙买加著名男歌手。

耐克斯泰尔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雅各比。

“博克瑟，快出来见我。我离你这儿就一个街区。关于那辆奔驰车，我们已经有说明问题的准信了。”

我当时本来应该这样回答他的：“你一个人去吧。我现在下班。”可那是我的案子，我不去不行。我在桌子上扔了几张钞票，给姑娘们来了几个飞吻，飞快地冲出门去。有一件事那个杀人犯没有猜对。有一个人是在乎的。

Chapter 4

我拉开咱们那辆没有任何警察标记的灰白色福特皇冠维多利亚巡逻车的副驾驶座的门，一头钻了进去。

“上哪儿？”我问雅各比。

“田德隆区，”他告诉我说，“有人看见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在那一带徘徊。似乎与那一带街区的环境很不相称。”

沃伦·雅各比探长曾经是我的搭档。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对于我当初的提升，他的处理一直是很恰当的；他比我大了十多岁，而且担任现任的警衔也比我多七年时间。我们现在还会搭档办一些特殊的案件，可尽管他得向我报告，我自己还是应当低调一点。

“我在祖西店喝了一点酒。”

“是啤酒？”

“玛格丽塔鸡尾酒。”

“一点酒是多少啊？”说着他转过大大的脑袋望着我。

“一杯半吧。”我回答说。其实我所承认的，连我为吉尔干杯所喝下的那点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你跟着一起来没事吧？”

“当然，肯定没事。我好着呢。”

“我想待会你肯定开不了车。”

“我要求开车了吗？”